

杨尘因著



江湖世侠传

延边人民出版社

- 第二十四回 孤忠爱国苦战忘身
大义倾家悬崖匿迹…………… (283)
- 第二十五回 两侠猿偕投古石洞
三义士同葬南屏山…………… (296)
- 第二十六回 风尘客半途遇恶客
势利人野店欺病夫…………… (310)
- 第二十七回 烽火横来店主代客
萍水蓦遇酒佣留宾…………… (324)
- 第二十八回 质衣待客慈母训儿
扫秽除奸侠士戏友…………… (340)
- 第二十九回 亡家破产叔侄投亲
谋财杀人夫妻作恶…………… (355)
- 第三十回 失婢娟瞽目修明史
报毗怨陷人谋复官…………… (369)
- 第三十一回 卖主贪财重兴文狱
从友弃业远避凶机…………… (383)
- 第三十二回 三义士御敌赤茅山
八侠客议破白莲教…………… (398)
- 第三十三回 开密议八侠分两派
破黑狱一杰救双雄…………… (414)
- 第三十四回 三豪杰落店询往事
两英雄醉酒遇奸人…………… (426)
- 第三十五回 试武艺李姬尊遗囑
拒婚约邹雷守前盟…………… (439)

- 第三十六回 赤茅山三术士留言
白莲教五里埠流血…………… (449)
- 第三十七回 邓无姑奇迹晚翠村
黄健公义释董玉宝…………… (459)
- 第三十八回 百家洼邓元姑中计
赤茅山左飞龙选姬…………… (468)
- 第三十九回 分道探山援救孤女
结团破寨义遣群娃…………… (478)
- 第四十回 邹震春仗义救孤孀
崔隐农慈心诊贫媪…………… (488)
- 第四十一回 老侠尼飞书召弟子
八卦教结党播风云…………… (498)
- 第四十二回 左飞龙接待两社友
姚光教祭炼百宝幡…………… (508)
- 第四十三回 祭灵幡巧遇二郎神
落客店戏耍小财宝…………… (518)
- 第四十四回 奇变童蔑片逞威风
争闲气客邸逢仇敌…………… (528)
- 第四十五回 留书柬托名杀土豪
探旅店寻仇逢暴客…………… (536)
- 第四十六回 劫豪家无意破奸情
戏敌人有心留寸柬…………… (544)
- 第四十七回 携宝偕行不辞而去
建墅聚议广集同仁…………… (552)
- 第四十八回 老和尚智败老道士
莽大汉力逐莽教徒…………… (560)
- 第四十九回 入庵院惊雏尼技艺

	落酒店陷老叟牢笼.....	(568)
第五十回	丧气而归途遇同伙 奋志欲起暗护变童.....	(576)
第五十一回	割耳朵姚光教逃生 折右腿左飞龙失机.....	(583)
第五十二回	卸甲丢盔扫兴归寨 乘风破浪分道离庵.....	(591)
第五十三回	拒捐款片语结恶缘 听讲经全家演惨死.....	(599)
第五十四回	探惨案暗识白日鼠 投古寺巧遇铁背熊.....	(607)
第五十五回	爱色贪财同遭恶报 疑神见鬼重起祸端.....	(615)
第五十六回	弄巧成拙大起风波 借假作真横敲竹杠.....	(622)
第五十七回	三方丈归寺说是非 老和尚当宴显身手.....	(628)

第二十四回

孤忠爱国苦战忘身 大义倾家悬崖匿迹

话说张斌将叔祖苍水公兴兵复国之事，详细说了一番。顾鹏骤然听说愤感交集，沉思默忖良久不作声。原来苍水公官印煌言，表字玄著。暮年自号苍水，浙江鄞县人。明崇祯壬午科举。人性豪迈，能精射术。他一生行事忠真孤傲，正大光明，不轻易与人交友。一旦与人结交，就生死相共，当鲁王立国的时际，他与乡友钱肃乐，同授翰林院编修，此时朝野多事，烽火迷漫。张、钱二氏文武兼任，出筹军旅，入典制诰。丙戌年，张率师出征兵溃入海，遂依附黄斌卿，匿迹舟山。次年，松江吴胜兆揭竿起义。张又说：

“张名振响应，谋复汉业。不料船渡崇明镇口，一时飓风暴起，海波飞腾。那同行的海船十七艘，全数沉没。张煌言亦在其中，痛遭灭顶之祸。”这也是他正气感天，难星未退。落海之后，以一文弱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何能左支右撑掀波排浪呢？故而投身海底双目失明。寸心鹿鹿的跳跃不已，头脑发昏，四肢不能任意行动，连被浪头打了几个翻身，顿觉天昏地黯，五官都被水淹闭塞，一口气也转不过来，更加盐卤般的海水，直向他喉管鼻孔之中冲进。

张煌言一时抵挡不住，只将双眼齐闭，咬紧牙关拚着一死。随波逐流的冲荡。他到此时，万念俱灰，一心待死，无挂无

碍，无系无念。他的精神与形骸等，都觉干净得许多了。谁知道造物弄人，不能放他摆脱一切。当他奄奄一息之际，猛然他的衣襟，忽攀在一枝树枝上，如铜浇铁铸一般。虽经狂涛怒浪，颠来簸去，始终不能够冲散，他耳中只听轰轰的乱响一阵。此时他已神魂飘荡，知觉全失。隐约之中，仿佛听着一片喧嚷的人声，又接听有许多人嚷道：“是个人，不是什么怪物……。胸口还有些热气……还可以救得活……。”七嘴八舌闹作一团，又接着有许多人拖他出水。半晌，忽觉有人紧捉着他的两臂掰开牙关，连灌了几匙姜汤，忽地一股如火如荼的热气，直向他胸中攻进，未久，哇啦哇啦几声，就倒呕出许多冷水。他接着就两眼微睁，又叹了一两声长气，方苏醒过来。再凝神细看，是被海岸的渔人搭救。

由此他就隐姓埋名，在那渔船之中，小住了七日之久，便匿迹浙、闽海畔，托身渔舟过活。后闻吴胜兆等义举已平，官家并不追究此案，张复绕道潜入浙江虞县。又在平冈立寨，召集旧友，再图大举。

庚寅年，闻鲁王驻舟山，张又往去相奔，不料张煌言才到舟山，鲁王的事业又失败。于是，又从鲁王航海赴闽，时郑成功正纵横海上，声势飞扬，张遂率领残部并入郑军。直到癸巳之冬，重行入浙。次年，就长驱直入扬子江，锁京江之口，超金山之巅，遥望秣陵祭吊故主。一时三军挥泪，哭声震天。张煌言便趁此军心震动之机，颁令猛进。接着就掠瓜州夺仪真，直抵燕子矶。将沂流而上，近逼金陵，嗣因响应者寥寥，后援一时不能接济，只得顺流东下，率兵入浙。

戊戌以后，郑成功率师北行。张煌言又督军抵羊山，比

时孽龙为虐，海道不易通行，明义阳王因此沉溺海中。张遂返旆不进。直到己亥之秋，郑成功全师入苏，张亦率兵五千，首陷瓜州、过仪徵、下镇江，江浦、扼芜湖。一军出溧阳，窥广德，一军镇池州截上流，一军拔河阳固采石，一军入宁国逼徽州。大小凡得四府三州廿四县，大江南北，一时旌旗变色，草木皆春，大有挥戈迴日，扫荡胡氛之概。

最后误于郑成功恃功自傲，不听直谏，于是士则嬉游，兵无斗志，一战而败。郑成功即顺江出海，清兵骤然横江断绝张煌言的归路。张一时大窘，率领残部百余人，飞渡鄱阳，越过皖境英山、霍山、超东溪岭，沿途受清兵围击，那些附从的残部人等，都纷纷逃窜。当过东溪岭的时候，只剩一童一卒，一肩行李。

一日，张煌言携带一童一卒轻装前进。行不多远，就迷失路途，他主仆三人分不清东西南北。当时赤日西沉，张煌言妄想急进，又因前路茫茫，敌军四伏，不知从那条道路走去，方可避险，要想暂息，无奈四野辽阔，一眼望不着村庄，且恐追兵赶来，越发不了。

正在踌躇之际，迎面忽遇着一个樵夫，挑着一担枯柴，快步猛进。刚走到张煌言主仆身前，便歇下柴担休息。张煌言一时触动灵机，便与那樵夫攀谈起来，方知那樵夫姓赵，名唤玉田，曾在史可法阁部的辕下充当一名探卒。后因事败避祸入山，现以砍柴自活。张煌言听说大喜，知是同道中人，谅他不能另生恶意，即将他经过各事一一说了个大概。赵玉田猛然听说顿感同情，又因张煌言所处的地位崇高，更加尊敬。于是极说道路多险，并劝张改装前行，绕走小道。张也极然其说，特赠赵玉田纹银二錠，请他引路。赵玉田骤然得此金银，焉有不允之理？当即将张煌言主仆三人引到自家住

所，草草地用了一顿晚餐，直到二更方尽，又劝张改扮农人装饰绕着小道夜行。由此徒步走了四夜，才赶到安庆府境。

张煌言忽想到他的故友李冲，曾在高河埠卖药，便绕道前往，此时赵玉田因离家路远，拜别而去。张煌言也因有故友李冲处可以寄身，便放胆携带童仆进行。虽知奔到高河埠，那李冲早向别处谋生去了。张煌言骤然失去了这个故友，眼见此身无可寄托，他心焦自不待言。况且他的左右环境，风风雨雨，时传有清兵密拿他等。举目无亲不知应向谁人说话。当将近黄昏的时候，那高河埠并非通商巨镇，故除中市只有一所酒楼，还须三六九日逢集开市，其外就没有行台客店。张煌言一时急得无法，只在埠后寻得一所古庙，勉强的过了一夜，或去或留专待次日再打主意。

虽知他只寄宿一夜，险些又闹起莫大的风波。按张煌言这一场跋涉，对明室固是复国的忠臣，对清廷确是叛国的逆犯，一旦失败，疲于奔命。虽然苍水公的学识渊深，自可持重态度，但是风尘劳顿已经多日，那神色之间总觉不能自然镇静，有时于无形之中，常常流露出仓皇恐怖的状况，倘在平日安静的时际，也就无人留心此事，无奈当时清鼎才定未久，清帝极注意的就是这班谋复明社的遗臣，郑成功虽远遁海滨搜捕余党，仍不遗余力。因此通都大邑，市乡村镇之间无不悬文张榜，缉拿此辈，官府趁此邀功，士庶又借此求赏，凡一方狡猾的痞棍，不知感受亡国与易族的痛苦，又想乘此机会，发大财源。所以留心注意，比较官府尤甚。况苍水公也是一时有名的人物，谁人不知那个不晓，故而他就越发惹人注意了。

闲话少说，当时高河埠有一乡董，姓王名以全，表字茂生，乃是久考不曾进学的一个老童，年岁已逾五旬，自觉无

颜再与后辈争夺那科场中得失，便狠命地捐了个监生。就在高河埠充当乡董，由此他就出入公门，广交差役。他得了这一部分的势力，就吓诈乡愚，大如争田夺产、分家拆婚等事。小如争水拉牛，要钱索账，只要奉送他几文，他就能给你帮忙出力；并且包办假契假约，似明不白地诉状禀文。再次如聚赌抽红，串盗劫物，重利盘剥，诈欺取财，真可算得是无恶不作。全埠人民公送他一个绰号叫百脚虫。这日，王以全正因包揽一件休弃发妻的案子，亲往安庆怀宁县去做手眼，事毕归来。曾从各衙署门前及各要道各城门等处，看着缉拿郑、张二氏及余党的榜文，并见各处张挂郑、张二氏的图像。王以全一眼瞥见，他心坎上早就默忖了一会儿道：“俺王茂生若能拿到这两大脑袋，怕不大发一笔横财吗？”一路默想着回家，好象已拿到正犯似的，就要赶去请功讨赏。

说也奇怪，当他到家的时候，可巧张煌言率领一童一卒，专访李冲。那李冲原来住所正与王以全毗邻，只有一墙之隔。不料张煌言正在询问李冲之际，当头就与王以全打了一个照面，王以全一眼瞥见，顿时触动灵机，便暗忖道：“这不是那官家严拿的张煌言吗？果然如此，这真是财神临门，鸿运当道。”他想到此，也不管张煌言向何人说话，便笑脸迎问道：“足下不是张煌言大人吗？”张煌言他本是读书君子，平日最不善于撒谎造谣。此次隐姓埋名，改装乔扮，真是出于万不得已。今忽当头挨了王以全这一棒，顿时脸红耳赤，不知怎样答复才好。半晌，他才嗫嚅说道：“在下并不姓张，足下莫要认错人。”王以全冷笑接说道：“大人不必害怕，晚生并非歹人。”接着他又信嘴胡诌了一套，说他本是郑成功与鲁王的旧部，后因军事失败避难到此的。转又将官家缉拿郑、张二氏

的情形说的非常厉害。张煌言因有赵玉田在前，此番又遇着了同道，便将他本来面目完全现出。并告知他系专访李冲，谋个藏身避难的办法。王以全听说正中下怀，便暗自窃喜，这一笔横财总算自己送进大门，真是财神菩萨光照。于是告知李冲的踪迹。说他在两年前已出远门谋生去了。接着就迎张等人暂住他的住所，那一番招待，殷勤自不待说。

转瞬又混过去两日，王以全见张煌言已无疑心，他便顺势撒了个瞒天大谎，说他因赶母舅的寿期，得进省去几日，实则他乘这个虚空，奔往怀宁县告密，急想趁此机会谋赚一笔横财。虽知天公不能尽如人意，他才赶到安庆城里，征衫才脱，就大寒大热起来。独自困在寓所里，闹得神志昏迷，不知人事。这场恶病足害了一句之久，寒热才日渐减轻。当他病重期间，病榻神清的时候，仍在张煌言身上乱打发财的主意。他总想张煌言业已吐出真言，且被他暗囚在自家住所，如瓮中之鳖釜底之鱼，插翅难飞。今因他本身骤病，这不过迟几天得手，还怕什么别生变故，似此他已拿定了办法，好象不会变生意外。

不料张煌言自王以全进省之后，终日无事，颇感寂寥，每午后无事，就在村前后闲游散步。一日，时已入暮，张煌言正散步归家，迎面忽走来一位白发翁，道貌昂然，衣冠修整。张煌言一眼瞥见，似曾相识，便凝神向他觑定。可怪那位老翁见他也凝神盯了几眼，彼此互相对视，各自发了一会怔，先由那老翁悄声问道：“足下可是张姓，威震一时的苍水公么？”张煌言尚未及答言。那老翁便自报姓名道：“在下也是张姓，单名一个柏字，外号虬公，曾在明室为官，如今却退居林下，不求闻达了。”张煌言不待他说完，便急抢说道：“虬公先生可曾与李冲老友，定莫逆交么”张柏急应

道：“极是。”张煌言又转说道：“怪不得很觉面熟，咱俩曾在李大兄处晤谈过几回，计算至今，已隔十一年，如今彼此须发都斑白了。二人说着笑着，同邀到张柏住所，各叙别后的情况。复又谈到李冲的家务，这才知李冲是因生活所逼困，不得已已在三年之前，就举家北上另谋发展的事业。谁知一去三年，只与张柏通信一次，究竟他的事业如何发展尚不能详知了。二人说着复又感叹了一会儿，最后张柏又问张煌言的住所，张煌言便告知他的所在。张柏猛听说他的住所，顿时两眼急得发直，默忖了半晌，仍旧忍耐不住地问道：“足下与这位王先生是旧友还是交友？”张煌言又将他与王以全相识的经过，及王以全自说是郑成功及鲁王的旧部，并与李冲交谊最深等话略说了大概。张柏忽地一蹶劣站起身来，一把捉住张煌言的手，低声急问道：“你同行有几个人？可携带行囊？”张煌言见他这般神色也觉有些惊异道：“俺只携带一童一卒，一肩行李，老兄何以如此惊慌？”张柏便将王以全平日行为大略说了几句道：“他做了一生的恶讼师，何尝远离高河埠一步！最近十多天他还帮助街西吕宝生修弃发妻，他从中赚得纹银五十三两，这等行为你就可想而知了。他与李兄是邻居，平日李兄知他厉害，并无往来。五年以前，曾因一只老母鸡，直逼着李兄要赔钱，结果赔他五串大钱，才算了事。那有什么莫逆交呢？现今四方风声紧急，官家极注意郑、张二氏的行踪，他今对你这殷勤，必定不怀好意。就如这次他匆匆出门，安见不是进省去告密了。”张煌言接说道：“他是给母舅祝寿去了。”张柏大笑道：“这事越发地胡说了。他的母舅陈得芳，是一个贩布客人，就住在李兄对门，年前夫妻二人同感时疫，不满一月都故去了。那里还有什么母舅舅母呢？如此看来事不宜迟，你须早些避开此地。少缓必定要

被他所害。”这番话把张煌言说得毛骨悚然，一时拿不定主意。很久，他才说道：“俺本不想在此久居。一息尚存，总忘不了素怀大愿。”张煌言叹口气道：

“听说郑成功已亡命出国，现今匿迹台湾，恢复他原有的势力，再卷土重来。俺又想由海道入，因为闽省尚有许多旧部，一呼就可集合，倘能再与郑氏联合重整中原，复恢汉土，岂不是最好机会吗？无奈眼前不识道路，举步为艰，一日误入敌军或被敌人拦截去路，那又如何呢？”张柏默若想了许久问道：“你可有别的事为难吗？”张煌言连连摇头道：“别事没有什么为难的。”张柏又接说道：“这是最容易的事，俺现在有两位密友，曾经奔走呼号，谋复汉土，足迹已遍天下，后因天意难回，人心险诈，他俩一气就隐身务农，不谈国事。但他俩每怀故主时，向荒野间长号痛哭。可见他俩孤愤填膺，不曾丝毫磨灭。”张煌言听说大喜急问姓名，并问他俩居住的所在，恨不得一时三刻就携手同行。张柏也知道他的心急，胜似烈火，便不再作空谈。出口就将这二人的姓名报出，并说随时可以见面，各人都无挂碍随时都可以同行的。

列位可知此二人是谁？那一人姓罗名纶，外号子木，乃江苏溧阳县人，一人姓杨名瑔，外号冠玉，恰好与苍水公同乡，原籍浙江鄞县。他俩先人都是明代复社的社友，后遭杀身之祸，所以他俩对于清廷都怀有君父之仇，不共天之日。虽未高举义旗吊民伐罪，但是秦廷之七，博浪之椎的痴想，隐怀已久了。当时二人同隐在高河埠里，与张柏朝夕相见。张柏常与这伙人往来，他的用心蓄志，也可不待明言，就能揣度了。张煌言听说即刻就攀着张柏，回去专访，张柏也不拒辞，便介绍他三人见面。一场畅叙彼此都以肝胆相交，结拜

异姓兄弟。那一番亲密，不再赘言。

复又谈到王以全的行为，罗纶、杨珣二人都主张张煌言急谋远避。张煌言因经众人所劝，当夜暗率一童一卒离开王宅，乘着王以全未归，随同罗、杨二人就给他一个不辞而别。潜由枞阳镇一笔出江，全从小道绕行前进，谁也不能追蹶他等踪迹。直到次日入午，王以全的妻子等，不见张氏主仆三人的踪迹，已觉有些奇异。但是她还不知其中关系，也就念在心头。况且妇女们的见识，都是爱钱如命，惜米如金，一见走去三人，每天减少二三升白米，方欣喜不暇，那还顾得着担忧。

又过一日，王以全兴高采烈，率领四十名差役捕快，满想手到成功，就可以大车小车的将些财宝辇进，谁知走进大门就不见张煌言主仆踪迹，他已暗吃了一惊，复问他的妻子，方知张煌言等已不辞而去，走过两天了。王以全这惊非同小可，又急向四邻八舍询问，那能探得真信，要想追寻，也不知向何处找觅，加着随来的差役捕快，当奉命来时，曾说明张等主仆早已软囚在他寓所里。走到就可以提捕的，不料到此就扑了一空，他等又如何复命呢？最后还是王以全弄巧成拙。新备的脚镣手铐本拟给张氏主仆安顿的，此次却由王以全自己身受了。加着王以全平日的行为招人怨恨，难得碰着这个机会，大家都不说他的好话，结果加上一个诬告罪名，判定五年监禁。求荣召辱天理循环，这也是报施不爽的道理。

且说张煌言邀合杨珣、罗纶以及一童一卒，由枞阳镇夜渡出江，经东流县境张家滩，便弃舟登陆，越建德、祁门两山，步行七日，经过约三百里，才到休宁。张煌言忽寒热交作，大发虐疾。于是买舟，又从水道行抵浙江严州，便在严

州匿迹休养，小住两月方才病愈。

当时张煌言又恐故乡熟人众多，不便长住，遂改从山路潜行，经过东阳、义乌等处，直出天台山由海道航达海墘彼处地近海疆，一时官家的兵力，不能远达。张煌言便乘此机会，沿途召集已散的旧部，直抵浙闽交界的林门镇，他就正式安营扎寨，树旗鸣笛，恢复他原有的事业。如此迟到辛丑之冬，他的羽毛又渐渐丰满，眼见实力日加膨胀，声势飞扬，足可备战。郑成功已驻师台湾，张煌言急派罗纶前往联合。次年会师袭浙，只因势孤力薄，不能得手。甲辰之夏，清廷极注意海防，对于郑张等明室遗臣种种行动，尤加注意。由此，郑张二氏皆不能走进一步。张煌言精六壬课。

一日夜深人静，焚香占卜一课，始知明室大数已尽，天意无可挽回，急刺血作书，分致他的妻子亲族，留作长别。复又仰首向天，长叹几声，就率领杨瑔罗纶二氏及护从三百余人，仿效那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遁往闽浙之间，一座悬岙横插海，四中无依靠。岛中荒瘠，向无居人，草木繁盛，鸟兽丛积。远望岛形如螺，山峰并不高峭，道路却崎岖曲折。正面的山势，削如壁立。岛上乱流激湍，往来的船舶，皆不能够停泊，就是勉强登岸，也是乱石堆积，不易找道路的。其左侧是悬崖，野藤攀满，右侧偏近海角，是进岸的仪港。平日风平浪静之时，渔人驾船常在那岛侧往来打鱼谋活，但是往来渔人，都畏岛上的野兽凶恶，不轻易登岸。故而这所荒岛乃是人迹罕到之地。环境形势只有岛之后面，有一小道，盘旋曲折，可达山巅，其外皆是巉岩峭壁，无路通达。虽鸟兽上下，亦感行路的困苦，其山势奇险，可想而知了。

张煌言浮槎航海之初，闽粤一带义师，都被清兵扫平杀

尽。如郑成功一部分人也只能紧守在海外，静待时机。要想避谋发展，也是实力不可能的。张煌言因感环境种种困苦，遂决计作此最后之行，他的本意就是如遇机会，再卷土重来，否则就与世长辞了。那时驾船的夫役都是他的部属中士卒，并无外人，所以扬帆飞去，也不分东南西北，乘风破浪而行。这日海风突起，波浪狂翻，他同行的十多艘巨舶虽是连环行驶，然已开到海面的中心，四顾无边，就是想要收篷转舵，暂避风浪，也是不可能了。只得各将性命抛弃在身后，全听天命而已。如此都在天旋地转，波飞云卷之中，飘荡了半天，那风浪才渐渐的平静。遥见白云深处，突射出一丸日光，红若血点。射映在白浪碧波之间，越发显得金光灿烂，那船浮在海面，也见次平稳，各人方寸之中也渐觉安静。接着都举首向舱外呼吸空气，远眺之时，复见日光渐向西落，那空阔无边的海面之上，隐约现出一星儿黑点，远望如螺，随波出没。张煌言一眼瞥见，就知这必是海中的岛屿，急命船夫，认定方向，直向那黑点行去，约计行驶五六十里远近，果见一所孤岛，高丛在海面，重峦叠翠，形势巍峨。张煌言一见大喜，急向左右笑道，如今咱们可寻着安身之所了。急命弄船的夫役将同行十多艘船舶，全行停泊岛侧。谁知那闽岛正面水力极刚，浪花翻作旋螺，万难停泊。最后还是是一个老于航海的船夫进献一策，使船绕行孤岛一周，察看水经的经纬起点，再顺水而进，自易停泊。于是依计而行，绕到岛后，方辩清水线。此时天色已晚，就在岛畔停泊一夜。

次日清晨，张煌言等率领大众弃舟登岸。攀藤扫葛，各寻山路而行，上下四周围绕行了一周，惟见苍松矫健，怪石峥嵘，蔓草牵条，高可比肩没膝。那时见奔腾往来的，只有枝头鸟鹊，与林中鹿兔狐狸，一见有人走来，便没命的飞奔逃避。

往来绕行了两天，不曾见有人走来，众伙方知这是无人孤岛。此时若依群众的意见，仍想登舟航海，另谋藏身所在。但是张煌言与杨琯、罗纶三人都定此岛大可避秦，海上仙山，若求幽静宏大，就没有较胜此岛的了。大众见他三人已坚持己见，都不敢违抗。连着白日登山，入晚归宿船上。如此约过一句，张偕杨、罗二人，就在那孤岛最高之巔，寻得一座石洞。那洞门足有五丈广阔，洞门恰在孤岛的正面，虚掩着两扇石门，也非常坚实。那洞门左右及正面，乌浓浓的包围着数十株参天大树，恰是一座天然屏障。若从远处遥望，那洞门被四围树木掩护着，丝毫窥探不透。进洞之后，那墙壁都是碎石堆成，那石上的花纹，有时还现出许多天然图画，似过人工雕琢。进洞约计丈许，就横隔着一座石屏。由石屏右侧忽现一穴，出入只容一人，还须弯腰行走。进穴之后豁然开广，别有洞天，原来是一所古代的石室，广阔约五丈以外，深远约有三十丈许。其中房屋分隔齐备，什么禅堂丹室，佛榻经台，石几石凳，色色俱全，什么茶炉炊灶，也修正不曾丝毫损坏。再进约二十步，当顶突穿一穴，足有方丈大小，可以仰瞻星斗，透进阳光、空气，风霜雨露。但是穴顶铺满秋藤，若室外俯窥，也丝毫看不出破绽，最后还有一条石道，道形狭窄，只可伏行一人，足有一二里远，直通岛后一处山峡之中，这是石室的后户。张煌言一见大喜，无异特地为他备办的居所。因久无人迹经过，平日为一般野兽的穴巢，当然污秽堆积，不易插足。张煌言就命左右侍从，打扫乾淨，决偕群众寄身石室。如石室不敷居住，又从孤岛偏僻的处所砍伐许多树木，就在孤岛前后，择地建筑房屋。复又命左右侍从将随班携带的粮食，分留一半，作为籽种。接着开垦荒地，播种食粮。好在岛上鸟兽甚多，树木中果食尤多，

山石垒垒，取火不难，泉水潺潺，取水又易。

张煌言等自迁入孤岛之后，苦力经营，足有三年之久渐渐种棉织布，猎兽制皮，方忙得不冻不馁可以长生。竟与清廷占的土地，断绝关系，就是清廷对于他等行动，百般的严拿密访，此时只知他等漂流海外，尚不知踪迹在此孤岛上。由此张煌言等盘踞此岛。虽耗费一番心血，努力开拓。但是各人的情神愉快，却与众不同，世外桃源，海上瑶阙。他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无异于天上的神仙。大众经之营之，转眼又混过三年岁月。那岛中树木成行，禾黍分亩，果食繁茂，蔓草删芟。就是那飞鸟走兽，日与人类亲近，也渐渐解脱许多野性。有时海上来往船只，经过此岛见岛上已有人烟，也就不时的在岛后停泊，行商旅贾，也都登岸，游览风景，贩卖什物。那岛上人众，见此状况，有托人捎寄家书的，也有乘船隐名归里的，往来交通，渐渐的灵便，那岛上生活也展渐繁杂起来。张煌言因恢复汉土的大愿，始终不忘，自对本身并未作坚决的超脱尘市之想。所以对于此项交通，并不严加禁止。谁知他前后的失败，就实在这交通灵便上。欲知张煌言等最后如何失败，如何慷慨就义，垂千古不朽之名，且待下回再续。